

子午线译丛精选  
漓江出版社

译外借



The Chomsky-Foucault Debate

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

# 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

The Chomsky-Foucault Debate

[美]诺阿姆·乔姆斯基 [法]米歇尔·福柯 著

Noam Chomsky

Michel Foucault

[荷]方斯·厄尔德斯 编 刘玉红 译

Fons Elders

Copyright © 1974, 2011 by Fons Elders, Noam Chomsky and Michel Foucault  
First published in *Reflexive Water: The Basic Concerns of Mankind*,  
edited by Fons Elders, Souvenir Press 1974. Copyright licensed by Souvenir Press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1-236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姆斯基、福柯论辩录 / (美) 诺阿姆·乔姆斯基,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荷) 方斯·厄尔德斯 编; 刘玉红 译.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12

(子午线译丛精选)

ISBN 978-7-5407-8281-8

I. ①乔… II. ①乔… ②福… ③厄… ④刘… III. ①人性论—研究  
IV. ①B82-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33397 号

责任编辑:叶子

封面设计:李诗彤

内文制作:姜政宏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南路 10 号院 邮政编码:100176)

开本:889mm×1194mm 1/32

字数:80千字 印张:6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33.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10-67817768)

诺阿姆·乔姆斯基和米歇尔·福柯：  
范式的冲突

有一次在梦中，一个年轻人问我：“您如何认得出谁是哲学家呢？”我笑答：“哲学家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不过哲学家喜欢思考。”“哲学家的思考是不同的吧？”我笑了：“是的，大不相同，有时他们彼此都无法相互理解。”他微微一笑，谢过我，走了。

我与福柯的第一次见面，与其说是一次会面，还不如说是一次冲突。我迟到五分钟，向他道歉，他说：“还剩二十五分钟。”我向他介绍这次辩论的目的和乔姆斯基的大名，他的反应仅仅是：我没被说服。还剩二十分钟。

1971年,我再次去巴黎见福柯,这次是电视采访。几个月后,他和诺阿姆·乔姆斯基将举行一次辩论,为此我要了解他,做好准备。这次采访很成功,我们打消了芥蒂。我们谈到他著作中的大多数核心问题,比如自由与知识的关系以及人的死亡。他热情地向我解释,以权力为共同特性的自由和知识这两个概念哪怕不是矛盾的,也存在着固有的对立。<sup>①</sup>在福柯的哲学思想中,权力是涵括一切的主导性论点。在这场辩论中,它强烈爆发,摧毁了普遍正义这一概念。

## 1971—2011

为什么这场辩论在1971年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为什么现在仍是如此?是不是因为两个人在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锋中展现出深邃而丰富的知识?是不是因为两位大师的外貌和内心大相径庭?是不是因为他们一个说英语一个说法语,尽管没有翻译,两人却能准确地相互理解?是不是因为在辩论的下半场,话题公开转入从人性、权力、正义和非正义来讨论政治,这时两人的冲突变得显而易见?

---

<sup>①</sup> 这次谈话将于2012年出版,名为《自由与知识》(*Freedom and Knowledge*)。这是方斯·厄尔德斯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一次谈话。

对所有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毫不含糊:是的。不过,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的四十年中,人们对这场辩论的兴趣越来越浓。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乔姆斯基和福柯揭示了当前居于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冲突。西方的世界观并非大一统,它包括了多层面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又存在着内在的对立倾向,比如,古典主义与浪漫情怀的冲突,正统基督教和福音派新教会的信仰体系跟世俗精神的冲突,国家观念常和《世界人权宣言》(1948)里具体的价值观发生冲突。举个例子,美国和欧洲都认可高度的公民权,然而,一旦人权与国家利益及帝国主义观念产生对立,《宣言》里的人权就会遭到否定。

任何公民,如果他不仅对日常的政治感兴趣,而且也很关注这样一些迫切的问题,即社会的未来,全球化,气候变化,那么他会纠结于全体利益的价值观跟无法理解及接受“他者”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对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这个“他者”或“外来者”是不是指穆斯林或伊斯兰教徒?就算他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也是“他者”或“外来者”?<sup>①</sup>

---

<sup>①</sup> 即将出版:《不为人知的伊斯兰教》。方斯·厄尔德斯采访阿斯马·巴拉斯(Asma Barlas)、纳赛尔·阿布·赛义德(Nasr Abu Zayd)、阿布杜拉·艾哈迈德·安-那因姆(Abdullahi Ahmed An-Na'im)、雷扎耶·亚斯兰(Reza Aslan)、阿曼娜·努沙伊尔(Amna Nusayr)、阿诺瓦尔·马吉德(Anouar Majid)、奥马尔·欧兹索(Ömer Özsoy)、穆罕默德·阿苏塔(Mehmet Asutay)。

## 辩论如何进行

“范式的冲突”是两位思想独立、充满勇气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辩论。他们就西方文化和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与实践展开争论,话题广泛。

如果我们既想理解乔姆斯基,又想理解福柯,就需要厘清他们的不同之处,包括他们如何说明这些问题的意义,从中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哲学家能够唤起我们对价值来源和性质、人性是否存在、我们是自由的还是完全受制约的等问题的兴趣。而且,我们还想弄清楚,这些问题问得对不对,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换个方向进行探索。

## 经验主义

米歇尔·福柯宣称自己是直言者(*parrhesiast*),即大胆、自由的言说者,喜欢将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视为一种创造行为。1983年10月和11月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他把问题化描述为“这样一种创造,在某一情况下,你无法推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化。在某一问题化中,你只能知道为什么这种答案回答了这个世界某一非常具体的问题。在问题化的过程中存在

着思想和现实的联系”。<sup>①</sup>

福柯的话回应了我早先的想法,那就是需要厘清他们的不同之处,包括他们如何说明这些问题的意义。与乔姆斯基不同,福柯关注这个世界某一非常具体的问题。福柯是个经验主义者,他认为只存在一个可感知的信息和事实的世界,这些信息和事实在不同结构中的不同层面上结合在一起。对他而言,其中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权力的问题:谁对谁拥有权力。还有:没有潜在的拒绝和反抗,就没有权力。他对人性这一概念持怀疑态度,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权力斗争之中的一种建构。这是他与乔姆斯基辩论时所持的立场。在后来的日子里,他远离了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不过,这种潜在的经验主义现实观在他的思想中继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这种现实观中没有任何乔姆斯基所赞成的天赋(innate)观念。

## 理性主义

与福柯不同,乔姆斯基认为人性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共有具有天赋(innate)思想和天赋结构的人性。

---

<sup>①</sup> 引自《无畏的言说》(*Fearless Speech*),米歇尔·福柯著,洛杉矶:Semiotext(e)出版公司,2001年。



乔姆斯基在语言学领域里发起了革命,有人反对这场革命的基本观点。对此,正如与福柯争论时曾经提出的,他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目前所掌握的物理学概念来描述一个孩子掌握复杂的知识体系的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掌握这样的知识体系后,他又如何能够像他所表现的那样自由地、有创造性地、丰富多彩地运用这样的知识?”<sup>①</sup>

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回答“是的”。诺阿姆·乔姆斯基这个理性主义者是最深刻的普救论者(universalist)。普遍主义者相信每个人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天赋的思想和天赋的结构,有协调自己生活的潜力,因而有能力过上正直的、有创造力的生活。

在《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1957)一书中,乔姆斯基没有把他的工联主义(anarcho-syndicalism)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上,在后来的著述中也没有,不过,他的语言学和工联主义有共同的前提,那就是拥有天赋品质的人性,而这是福柯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福柯关于现实和知识的经验主义不允许存在这样的观点。

乔姆斯基跟福柯对实在(reality)(即本体论)和知识(即认识论)的看法有分歧。在过去的三百年中,这种分歧

---

<sup>①</sup> 《人性》,第8—9页。

一直存在于欧洲和美国的哲学理论、政治理论中。两种文化在几百年中都发展到了顶峰,包括对几大洲的征服、世界大战、大屠杀和大福利,这些都要求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 我们遵循的路子

我邀请这两位知识分子就其观点进行辩论,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怀有改变社会的使命感,但他们过去和现在的策略所基于的观念哪怕不是彼此对立的,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所遵循的路子或策略对我们要达成的目标将产生重大影响。

方斯·厄尔德斯  
荷兰,沃德,卡伯格  
2011 年春天  
[www.fonselders.nl](http://www.fonselders.nl)

人性

公正与权力之辩

**厄尔德斯：**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参加国际哲学家项目的第三场辩论。今晚辩论的双方是来自法兰西学院的米歇尔·福柯先生和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诺阿姆·乔姆斯基先生。两位哲学家的观点有同有异，要对他们进行比较，也许最好是把他们看作正在面对面地开挖同一座山，两人所用的工具不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跟对方面对面地挖洞。

两人的挖掘都富有创意，他们对哲学和政治怀有同样的使命感，都在尽可能深入地挖掘。在我看来，这足以使我们期待这场关于哲学和政治学的辩论将是引人入胜的。

因此，我不再浪费时间，马上以一个永恒的核心问题开场，那就是关于人性的问题。

从历史到语言学和心理学,所有关于人的研究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我们是不是各种外在因素的产物,或者,我们尽管各不相同,但还是拥有可称之为共同人性的东西,因为这一共同点,我们才能辨认出人和非人的区别。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首先问您,乔姆斯基先生,因为您经常使用人性这一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您甚至会使用“天赋思想”和“天赋结构”这样的术语。您是基于语言学的什么观点,才会认为人性如此重要?

**乔姆斯基:**

好的,让我以稍为专业一点的陈述开头吧。

一个人如果对学习语言感兴趣,那么他会面对一个非常具体的经验性问题。他面对的是一个有机体,一个成熟的说话者,就说是一个成年的说话者吧,他已经掌握了许多能力,表述什么总可以达意,也能正确理解别人对他说的话,我想这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也就是说,一个人在与他人的日常交往中说的许多话都是新颖的,你听到的话有许多是新颖的,与你的经验没有多少类似之处。显然,这种新颖不是随意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行为很难界定,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事实上,它具有的许多特征我想可以称为创造性。

那么,一个人获得了一系列复杂的、非常完整的、极为有效的能力——这一系列能力我们叫作通晓一门语言,这时,他要面对某一经验。在其一生中,他要面对一定数量的信息,一定数量用语言表达的直接经验。

我们可以研究此人得到的信息。之后,我们基本上都会面对一个清清楚楚的科学问题,即如何解释这二者之间的差距,一个是孩子所掌握的信息,数量稀少、种类不多且质量退化,另一个是他从这些信息衍生出来的知识,它非常完整、高度系统化、极为有效。

而且我们发现,在某一语言中,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经验,但所获得的知识体系彼此却非常一致。如两个说英语的人基于截然不同的经验,却能获得一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一个说话,另一个绝大多数都能听懂。

而且,更令人称奇的是,我们发现在相当多的语言种类中,实际上在被认真研究过的所有语言中,人们从大不相同的种种经验中所获得的知识体系,其种类非常有限。

对这一非同寻常的现象,可能的解释只有一种——我只能大概加以说明——那就是这一假设,即对个体通过零散而有限的经验所最终获得的一般性示意结构,甚至具体知识,个体自己作出了许多贡献,事实上是相当大的贡献。

一个人如果通晓了一门语言,那他就掌握了这样的知识体系,因为他是带着非常清晰而详细的图式(schematism)开始学习语言的。这一图式告诉他,他正在学习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大致说来,孩子的学习必定始于一种知识,这知识当然不是指他听到的是英语、丹麦语、法语或别的什么,而是指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听到的是一种人类语言,这语言严密、清晰,所允许的变化范围很小。因为他从这一结构非常清晰、限制非常严格的图式开始,他才能够从零散的、退化的信息一跃而获得非常有序的知识体系。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们经过一定的努力,我想要经过很大的努力,就可以呈现这一知识体系的特性。我把这一体系称为天赋知识或本能知识,孩子能把它运用于语言的学习。而且,经过很多努力,我们可以描述在他掌握了这一知识体系后,这一体系是如何在他脑海里呈现的。

这种来自本能的知識——如果您愿意,也可叫图式——使

我们能够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而获得复杂的知识,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品质。我认为是一种基本品质,因为语言起到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交流中,而且体现在人与人之间表达思想、互动中。我认为,在人类智性的其他领域里,在人类认知和行为的其他领域里,一定也存在着同样的品质。

这种图式的、天赋组合原则的聚合,这庞大的体系指导着我们的社会行为、智力行为和个体行为,这就是我说的人性的概念。

厄尔德斯:

福柯先生,我想起了您的《疯狂史》(*History of Madness*)、《词与物》(*Words and Objects*)等几本书。我的印象是,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研究的,而且目的和目标也完全不同。与人性(*human nature*)相关,我想到图式(*schematism*)这个词,您或许在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几个图式。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福柯:

嗯,希望您不介意我用法语,我的英语太糟,不好意思讲。



的确,我对人性这一概念是有一点怀疑,理由如下:我认为一门科学运用到的概念或观念,其内涵并非都在同一程度上,一般而言,它们功能不同,在科学话语中的用途也不同。就拿生物学来说吧。大家知道有些概念起分类作用,有些概念起分化作用,有些概念起分析作用:其中有些能使我们描述物体的特性,如“组织”这个概念;有些能分离出要素,如“遗传特征”这一概念;有些能明确关系,如“反射作用”。同时有些概念是在科学话语中,在论证的内在规律中起作用。但也存在着“边缘性的”概念,科学实践以它们来界定自己,以区别于其他学科,划定自己的目标范围,明确自己未来的总体任务。在生物学发展的某一阶段,生命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起的就是这种作用。

在17和18世纪,“生命”这一概念很少用来研究自然,当时,自然存在的分类,不管有生命的、无生命的,都放到一个很大的等级模式里。这个模式囊括了从矿石到人类的所有物体,而矿石跟植物或动物的区别并不清楚。从认识论上看,唯一重要的是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把它们永久地固定在这一模式中的某一位置上。

到18世纪末,人们使用更为完善的工具和最新的技术来描述、分析这些自然存在,描述了物体的完整领域、完整的